

金粉婚姻

葉聯薰 著



波濤出版社印行

金粉婚姻

(三幕喜劇)

葉聯薰著

波濤出版社

金粉婚姻

定價

特約經售處	印	代	發	著
	刷	表	行	作
	者	人	者	者
全國各大書店	中和印刷廠	尤張然萍	波濤出版社	葉聯薰
	淮安路七七號		新大沽路三弄八號	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四日初版

金粉婚姻序

熊佛西

這兩年來，我們的劇壇實在太寂寞了，難得有一二次演出。即使這樣的演出，其劇本也都是炒冷飯，新的劇本更是鳳毛麟角，

我們該欽佩作者的毅力，他竟然寫了一個劇本，而且還將它演出，獲得了相當美滿的成績，儘管寫劇本是一件不易的工作，但在中國這種工作似乎還有必要。

還是一個困難的年頭，文化幾乎成了空白，戲劇變成了純粹的娛樂，出版劇本好像成了多餘，白報紙有的是印那些「祕聞」「國策」，可沒有文藝話劇的份兒。

這個劇本也許是作者寫作年代的關係，它同現實似乎還離得很遠，對當前時代底苦難人民，似乎還起不了怎樣大的影響和效用。

今日的中國需要現實的健康的喜劇，也許時機未到。讓每一個戲劇工作者貢獻自己的力量吧！我們對於本劇的作者將付予莫大的希望。

十八年四月四日

目次

序	熊佛西
第一幕	(三)
第二幕	(四七)
第三幕	(一〇五)
後記	(一五七)
附錄首次演出	

第

一

幕

原书空白页

時 一九四七年某日上午。

地 上海徐公館客廳。

景 這是一所並不十分新的舊式洋房，屋子裏面的佈置有沙發衣架等新式傢俱，沙發旁邊有茶几，上有電話，客廳中間有門可通外面，屋右有過道通後門及廚房，旁邊另有一門通老爺書房及臥房，

屋左有門通少爺臥室。

幕 開幕時，台上靜寂無聲，地下堆滿廢紙，一切都顯得亂七八糟，好像這間屋子主人已經出去很久了，少傾，電話鈴響，僕人胡用沒有睡醒似的自右邊過道中出來接電話。

胡 (懶洋洋地很不高興的樣子坐在沙發上接電話。)喂，徐公館，你找誰？……找我們少爺，對不起，

我們少爺還在睡覺！(狠狠地把電話掛掉，回轉身就走，不料沒有走幾步，電話鈴又響了，他祇好又把它拿起，很生氣地大聲問)喂，你那兒？……哦，黃公館。(反偏為恭)你是黃少爺，我是胡用……是……少爺還沒起呢？……哦，你有要緊事找他？……噢……可以……你請吩咐吧！什麼？我們老爺明天要回來，你昨天接到電報……唔……好好……我待會兒一定告訴少爺。(胡聽完電話下，門外鈴響，胡又從過道出，誤是電話，又來接。)喂，喂，喂，他媽的！(以為是人家同他開玩笑，沒有弄清是門鈴響，所以把電話掛好，預備走了，後來，想想又不妥，索性把電話聽筒擱在桌子旁，他

想這樣總不會再打斷他睡覺了，不意他正回身進去，門外鈴聲又響，他回頭看見聽筒倚欄在桌子上，知道自己弄錯，是門鈴在響。哦。（胡出去開門，不久同玉蘭上）

（玉蘭手裏拿着美國軍裝上）

玉

（嗟聲嗟氣）胡用！

胡

你怎麼大清早就跑到這兒來了，要是給少爺看見了又是麻煩！

玉

（心裏一團高興給他澆了冷水，很氣）怕什麼？我愛找誰，就找誰，誰敢管我？

胡

是，是，我的奶奶。（息事寧人的態度）你找我有什麼事嗎？

玉

（想起了來的目的，把手中的軍裝給他看）你看看這身軍裝怎麼樣？

胡

（看了一眼）什麼？美國軍裝，要它幹什麼？

玉

幹什麼？

胡

你又不好穿？

玉

我是買給你穿的，你看漂亮不漂亮。（把衣服拎起來給他看，胡看了一眼。）你穿了一定很神氣

，將來我們結婚的時候，你就穿這套衣服怎麼樣？

胡

（見她傻裏傻氣，感到好笑）穿這套衣服，我又沒有做官？

玉 這有什麼關係呢？做官的還不一樣是人嗎？

胡 神氣是神氣，可是我穿了回頭給人家看見了，抓進去坐牢怎麼辦呢？

玉 坐牢！穿美國軍裝要坐牢？

胡 （冷冷地）冒充軍人難道不要坐牢嗎？

玉 要死的，那我上了他們的當了，他說這身衣服穿了非常神氣，誰知道美國軍裝中看不中用呢？

胡 你從那兒買來的。

玉 好像叫什麼「牛」來着。

胡 （知道她不懂）是不是「黃牛」那兒？

玉 （給他猜着很高興）噯，是的，「黃牛」那兒。

胡 多少錢？

玉 三百萬。

胡 三百萬？買一身不能穿的衣服，你真是傻大姊。

玉 （聽了很氣）什麼，人家存心化了新年積下的賞錢不用，替你買衣服，你倒罵我傻大姊？

胡 （覺得自己有些理虧）可是你買了這身衣服，我有什麼用呢？

王 好，那我還他去！（走了沒有幾步又回來）胡用，我問你，你倒底喜歡不喜歡我？

胡 （躲避地）我不早跟你說過了嗎？

王 不，我要你再說一遍。

胡 （厭惡地）我喜歡你，我愛你，我恨不得把你吞在肚裏……

王 （生氣）好了，好了，我又不知道你演戲！（突然對胡用正經起來）噢，我問你，我們的事你究竟打算怎麼辦？

胡 我們的事？

王 （發火）難道你跟我這樣偷偷摸摸就完了！

胡 當然不是。

王 那麼好，我們老爺明天就要回來了，我把這件事告訴他！

胡 （大吃一驚）告訴他？

王 告訴他，我們倆結婚呀！

胡 （更驚慌）結婚？

王 （看見他的驚慌表情，很奇怪）噲，結婚。難道你不願意？

胡 (沒法子) 誰說我不願意。

王 那麼好，我們大家明天告訴老爺。

胡 (說不出的苦) 可是……

王 (發聲) 什麼，可是，可是，我不許你再說！

胡 (勉強答應) 好，好，好。

王 (發聲發氣) 胡用。

胡 什麼？

王 (對他作媚態) 你得叫我一聲好聽的。

胡 (無可奈何) 好姊姊。

王 不行。

胡 好妹妹。

王 也不行。

胡 那麼叫我說什麼？

王 (發聲發氣的) 你應該叫玉蘭姊姊，

胡 (不肯) 我不！

玉 (跟他胡擾，倒在胡的懷裏) 你不？不行！非說不可！

(正在這時，徐文華自左邊臥室中出來。)

華 (看見他們的情形，開玩笑) 唔。

(兩人急急分開，胡作埋怨玉蘭狀，玉不理)

胡 哦，少爺，您起來了！

華 唔。玉蘭你在這兒？

玉 是，徐少爺。

華 (開玩笑) 嘿，嘿，胡用，你的胆子可不小！老爺不在家，你居然同玉蘭鬧起戀愛來了！

胡 少爺，小的不敢。

華 好了，我不管你這些閒事，我要出去一次，你叫阿林把車子預備好。

胡 是，少爺。(想起剛才的事) 哦，少爺，剛才黃少爺打電話來，他說黃老爺同我家老爺都要回來

了，他叫你趕快準備準備。

華 我父親明天要回來？他不是說要到下個月才回來嗎！怎麼這樣快呢！

胡 是呀，小的也正在奇怪呢？可是黃少爺說他也是昨天接到電報才知道的。

華 糟糕，糟糕！黃少爺別的還說什麼沒有？

胡 沒有說，他祇請你馬上去一次。

華 好，我馬上就去！你別出去，我就會兒也許有事找你！

胡 是，少爺。我替你叫阿林把車子開出來。（預備下，徐又叫住他）

華 我自己去吧！

胡 是少爺。

（徐文華自中門下）

玉 （覺得很抱歉）胡用，是我不好，害你就會兒又要挨少爺罵了！

胡 少爺不會管這些開事的！

玉 胡用，少爺爲什麼待你這麼好？

胡 你不知道呀！這兒的老爺是個守財奴，他比誰都吝嗇，連少爺都常常沒錢用，所以他時常叫我

辦法！

玉 （很奇怪）你替他想辦法？你有錢借給他？

胡 不是，是叫我出主意騙老爺的錢！

玉 難道老爺不知道你在搞鬼嗎？

胡 老爺很相信我。

玉 爲什麼？

胡 爲什麼？就憑胡用的信用。

玉 胡用，爲什麼你家少爺聽見老爺回來就急得這樣？

胡 你還不知道，我們少爺已經同紅小姐訂婚了。

玉 這是正大光明的事，爲什麼你家老爺回來了，他要着急呢？

胡 你不知道我家老爺最講門第，他最看不起唱戲的，老爺知道這件事怎麼會答應呢？所以他當然要着急了。

玉 哦，是這樣的！

胡 好了，現在你可以走了，我的事還沒動呢！

玉 (笑) 好！我走，我走。(又回來，胡皺眉) 喂！我待會兒還來找你呀！

胡 (討厭) 我知道了！

(11)

(玉蘭下，胡用伸懶腰剛睡下，外面門鈴聲大作，胡用以為又是玉蘭)

胡 (自言) 討厭！去了又來。(想去開門，忽又停止，坐在沙發上恨恨的向門看着，此時門鈴聲又響，胡懶洋洋的出去開門)

(門外傳人徐宗信的聲音)

信聲 你們都死到那兒去了，怎麼我撥了半天電鈴，一個人也不出來開門。

胡聲 老爺，他們不知道老爺今天回來，還在睡覺呢。

信聲 快十點鐘了，還在睡覺，這道……成什麼話？快去叫他們都起來。(進來)

胡 (提了行李，跟在宗信後面把行李放在地上又去接徐的帽子手杖) 是老爺。(欲下)

信 (又叫住他) 少爺呢？

胡 坐汽車出去了。

信 又出去了。

胡 老爺，少爺不知道您今天回來。

信 到那兒去了。

胡 小的不知道。

信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？我不在家的時候叫你好好的侍候老爺，怎麼他到那兒去，你都不知道？

胡 老爺！老爺不肯告訴我怎麼辦？

信 你告訴少爺，現在汽油這麼貴，而且常常買不到，以後叫他少出去兜風，要出去叫他乘電車，公共汽車，現在汽油什麼價錢一介命，沒有事亂坐汽車，我的鈔票沒有那麼多！

胡 是，老爺！

信 （坐在沙發上）老王接小姐回來了沒有？

胡 還沒有呢？

信 他又在鄉下玩兒得忘了家。（從沙發起來欲入內，門外鈴響，胡以爲是王蘭，不敢去開門）

信 （見地上亂紙）地上這麼亂七八糟，還不替我收拾。

胡 是，老爺。（門鈴又響，心裏復急）糟糕！怎麼她又來了，我還是到後門出去叫她走吧，不然老爺知道我們的事可不得了。（預備從過道下）

信 （叫住他）那兒去，外面有人，快去開門。

胡 是。老爺！

信 （發現聽筒放在茶几上）電話爲什麼不掛好？